

长篇
小说

东岳
文库

家族①张炜

山东
文艺
出版
社

东岳文库

长篇小说

家族

①

张炜

山东

文艺

出版社

社

东岳文庫

长篇小说

家族

下

张炜

山东

文艺

出版社
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家族/张炜著. —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1.3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44-0

I. 家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5679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00 × 1000 毫米 32 开本 21.25 印张 6 插页 374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(上、下册) 总定价 26.6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1
2
3
A
B
A
B
A
B

东岳文库 来到人口史铁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东
品
文
库
史铁生简介

史铁生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1969年至1972年在陕西延安地区插队，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，在街道工厂做工7年。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。主要作品有：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命若琴弦》、《我与地坛》、《务虚笔记》等。

第七章

1

这个春天，曲府的白玉兰开得格外芬芳。闷葵夜里常常被它浓浓的气味弄醒，睡不着，就坐起来翻一会儿画册。入睡前还听听无线广播。这架收音机是港长金志送给曲府的，成了她的珍爱之物。它体积很大，模样像一只小柜子，上面的两个旋钮很像动物的眼睛。最奇特的是每次开启前先要点燃旁边的一盏灯，那灯上有很多羽片，据说有电流顺着羽片流入收音机。她每天都把听到的新消息告诉曲予，记住了不少词儿：登陆、盟军、轴心国、新生活运动……这儿越来越依赖她，整个大院让她操碎了心。可是男人陪她的时间日益减少，他正忙一些更琐碎的事情。他曾提醒他更多地关心一下那所医院，他瞥了她一眼，点点头。这实际上等于叮嘱他别偏离原来的生活轨道。当时曲予注视着窗外摇动的玉兰花

树，怔了半天。

她回忆着海北的生活，满眼里都是幸福的泪水。

浓浓的花香从窗缝上涌入。她不得不把厚布幔再拉严一些。那个姓宁的小伙子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，频繁地出入曲府，一场奇异难测的变故似乎紧紧跟随，一齐迈入了大门……她的宝贝女儿在这样的夜晚睡得好吗？靖子已经在吐露那个可怕的心事了——闵葵明白那一天是不可避免的。女儿想让她说服曲予，既然不可避免……

她那么想找人倾谈。坐了一会儿，开了门，披一件衣服，沿着走廊往前。拐过边厢就是淑嫂的房间。窗户黑着，没有一点声音。笃笃敲门，没有回应。原来门是锁上的。她记起淑嫂和小慧子都到医院值夜去了。她独自在石凳上坐了一会儿。这个夜晚真静，简直不像战时的夜晚。远远可以望见点点街灯，这说明并没有实行灯火管制，战事不再紧迫了——自从黑马镇大劫到现在，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。到处都出奇地宁静，静得可怕。

一个人影走近了。闵葵一眼看出那是靖子——她也看到了母亲。她在离母亲很近的地方站住，似乎想扑到母亲怀中。闵葵抚摸着她的头发，觉得稍一活动手掌，玉兰花的香气就扑面而来。“妈妈，我睡不着……我想，我好想……”靖子的肩头抽动起来。闵葵扶起她的脸，

发现这脸已被泪水洗过了。“孩子，让妈妈再想想，这事儿太大了，连你也不知道它有多么大……”“我知道的。”“你不知道……”

曲靖的手碰到了母亲头上的疤痕——多么可怕的疤痕啊！闵葵从来没有向女儿讲述那一切。她只是让孩子知道有一个善良的奶奶，说那只是不小心摔在了石头上。这会儿曲靖却吐出一句：“我真恨奶奶！”

闵葵愣愣地看着她。

“爸爸告诉了我……妈妈，我永远也不离开你，不离开你和爸爸，把宁珂接来我们家吧！他会像我一样待您，他没有妈妈，也没有爸爸，从很小起，爸爸就骑上一匹红马跑了，再也没有回来……答应我吧妈妈！”

……

对于曲予而言，这真是个痛苦的日子，一连多少天他都在经历难以忍受的折磨。他比任何人都明白，他、闵葵、淑嫂，无论谁都没有能力阻挠那一对年轻人。一切都已经决定了，这一天只不过是你要由他说一句轻如鸿毛的祝福……

无济于事。曲靖已经代表全家，把曲府的命运全部抵押给了什么。他自己感到奇怪的是，他竟然从未想到要亲自询问什么：关于那个年轻人的一切他都不想细究，甚至连一句都懒得去听。不过当宁珂走到面前，他的目光还是在对方脸上停留的时间长了一些。这个人多

么年轻，简直没有受过任何磨损，岁月没有好好凿磨过这张脸，它仍然洁净光润，生气勃勃。不过他只一眼就从这张脸上感到了某种悲凉的东西——为什么，他说不清。

就是那种说不清的感觉，让他一个人藏在暗处悲伤。他躲在一个角落，让家里人到处焦急地寻找。有好几次他不再忍心折磨他们，但就是不愿出来。最后是一只温热的手臂伸过来，把他从软软的大花沙发中间牵起。他只从气息上就能分辨出是淑嫂……他不停地吻她，就像一个初恋的青年。他吻得都有些疲倦了，一遍遍地感觉着她的眼睑和睫毛。他太累了，这才放开她，小声说一句：

“为孩子准备嫁妆吧。”

曲靖永远不会忘记母亲传来的讯息。她可以和那个人在一起了——永不分离，直至死亡。她大喜过望地哭起来，那个人走近了时，她竟然忘了说出这个惊天动地的喜讯。

宁珂好像并未过分看重这个消息，他告诉：他早就开始准备那个婚礼了，这一次归来就是为了这事。这真使她惊讶。她盯着他刚刚生了一层茸毛的嘴唇，觉得这真是天底下最奇特最可爱的一个生命了，让人无限迷恋又无限信赖。我把生命交给你了，交得一点也不剩。你会怎么处置呢？你会以为我是玻璃做的，其实……她的

手臂环住了他的脖子。

“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报告组织了……”

曲靖跳开一步，两眼瞪得像鹿。

“这是必须的。我已经报告了那个人，他正考虑……”

“如果……”

“不会的。其实同志们都了解这儿……你放心吧。我们的婚礼绝不能搞那么俗气和老套，这对于我，当然还有你，将是非常重要、非常有意义的。我们一起到那个队伍上吧，到同志们中间——我们在战斗的摇篮中结合！”

曲靖不停地“嗯”着。后来她发现自己在咬宁珂的手指，轻轻地咬，就不好意思地松开了。

宁珂等待着殷弓的答复，如今他是这支队伍的副政委了。时间过得真慢，一个星期像一个季节那么长。殷弓一开始听说宁珂要结婚的消息非常惊喜，后来弄明白女方是谁，就一声不吭了。他在屋里急急走动，嫌冷似的又披上了一件大衣。宁珂发现他有刀疤的那面脸颊在抽动。最后他坐在了一个小木凳上，一手撑起头颅说：“我再想想吧，我还要和别人商量……”

婚礼在这年盛春举行了。在八一支队驻地，一对新人给整个队伍增添了巨大的欢乐。满山野花开得灿烂，各种彩蝶交错飞舞，它们不断扑到新房的小窗子上。宁

珂在这之前已经设法邀请了叔伯爷爷和阿萍奶奶，他和曲靖将在一周之内返回曲府，在那里迎接他们。但宁周义一口回绝了，理由是公务缠身。特别让宁珂感到痛心的，是阿萍奶奶也没有答应。他想这不是奶奶的意思，而一定是宁周义阻拦了她。一想到阿萍奶奶，宁珂就忍不住地难过，总被深深的歉疚攫住。

新婚之夜，殷弓一个人迟迟不走。后来他又坐了一会儿，说要回去了——宁珂陪他走出，看着他一声不吭地往前。气氛有些沉重，宁珂不能独自返回，就伴在他的身旁。一直往前，绕过营地一条小路，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崖下。

一天的星星离他们如此逼近。天空飞过一只独鸟，哑哑一叫，羞涩地藏入夜色。风完全息了，连远处刺猬的咳嗽都听得见。殷弓背着手，紧贴在树上，闭着眼睛。

“殷队长……”

“哦。我们的队伍正面临最艰苦的一次，也许……算了，这个时候我不该说这个了。你的新娘太美了。我还从来没见过比她更好看的姑娘……”

“殷队长……”

“真的。你可能知道，我以前也……见过她。你太有福了。我想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想法，也许这更不该说……”

“请说吧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忌讳。”

殷弓转过脸盯住了宁珂。宁珂觉得这目光突然变得又沉又凉。他多少有些害怕，但还是一动不动地迎接了这目光。殷弓呵气似的说：

“伙计！你的福分太大了。获得这么大的幸福，久后不会不受挫折……这太过分了，这真的太过分了……”

殷弓说着竟愤愤转过头，像诅咒似的，边走边用力咕哝：“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……千真万确是这样！肯定是这样！”

宁珂呆立原地：今夜殷弓显得又小又瘦，腰弓得如此厉害！他再也忍不住，追上去，猛地扯住那只手臂。殷弓的头总是扭向一边，这使宁珂有些慌。他用力扯那只手，那张脸这才转过来——宁珂立刻失声叫了出来——即便在夜色中也看得出，这张脸由于愤怒和沮丧已严重变形……“殷队长！你——”

殷弓伸长脖颈呼吸。像是刚刚透过气来，他抚摸着胸部，一下下摇头。

“算了，刚才我走神了……说点眼前的事吧。你们准备一下，明后天可以离开这里，到东部那个城市度蜜月去——到我姑妈那儿。这里条件太差了，婚姻是一个人的大事……”

“不，这儿更有意义，我们不去。”

“算了，这是我的一个决定，不要再争执了，好吗？”

宁珂看着他，他发觉那个裹在大衣中的躯体有些颤抖，牙齿磕得乱响。

2

在有花园的老式洋房里，宁珂和曲靖开始了他们最美好的一段日子。他们会在一生中把这儿当成圣地。老太太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，当成自己的一对儿女。她亲手剪了窗花，把一间新房打扮得格外温馨。宁珂和曲靖都叫她“姑妈”。老太太那只干燥而温热的手时不时地抚着宁珂的头发，长久地扯着曲靖的手。“多好看的一个姑娘，瞧这眼睛、这手……”

宁珂在她的抚摸下总想起两个人——早逝的母亲和阿萍奶奶。他发现她们简直个个一样。后来他甚至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：所有特别体贴和温柔的女人都是不幸的……

老太太还记得上次在这儿养伤的许予明。“多好的一个孩子，伤得真重。那一回不死，阎王爷再也不会收留他了。”她不停地询问他的情况，宁珂都难以解答。

他一想到许予明就想到那个长了鹰眼的女医生，那个难堪的场景。他对许予明特别感激又特别惋惜。无论

从哪方面看，他的婚礼都应该有这位挚友参加。但他还是忍住了。松林中的枪声至今响彻耳畔，他想都不敢想那一天。老太太再次提到许予明时转过脸去，发出了叹息。宁珂等待着。

“你们的许同志什么时候回来？有人等他啊……真苦了那个孩子……”

宁珂低下了头。

“记得那个女医生吗？许予明走了她哭得死去活来，趴在我这儿不走。楼上摆病床的那间屋子，她不知进去多少次，脸伏在床上，拉也不起来……”

老太太说这些时，宁珂一声不吭。他默默地走开了。

曲靖什么也听不明白。她问，宁珂不答。后来他们牵着手上楼了。那间地板陷下一块的屋子就在他们新房对面，隔壁就是那间病房，他推了一下，门虚掩着。一股浓浓的来苏味儿。那床铺得整整齐齐，窗明几净，茶几上有一盆花。他特别注意到衣架上有一件鲜艳的女衣——不会错的，他记得当时女医生就穿过它；一条碎花围巾搭在上边……好像这儿随时都要迎来一个人，而那个人正暂时在外奔波……宁珂眼前又闪过女医生那一对鹰眼，心中一热。旁边有轻轻喘息之声，曲靖站在身后。他握了握她的手。这手真热。

整整一天宁珂都为那个鹰眼医生难受，对许予明有